

## 特稿 53

和所有举国举城的大型活动相同，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影响着每一个京城人，就像雁栖湖的鸟儿扇动翅膀，蝴蝶效应波及京津冀甚至山东；然而，又与以往不同，除了经济数据之外，这次会议还结结实实和每一个人、每一口呼吸的期翼相关——

# 蓝波荡漾



APEC 主会场所在地雁栖湖暖阳高悬，蓝天绽放。

廖学 摄

■本报记者 罗娟 赵昂 王维砚 吴凡

22岁的北京市怀柔区房地产业务员蔡景林，经常会在家里窗台前远眺雁栖湖。那里，是他孩提时代经常和小伙伴们游泳的地方。

3年前，为了建设APEC会议主会场雁栖湖国际会都，2000余名怀柔人搬迁离开，蔡景林是其中一员，当然，他也是2000多万北京市民之一。

11月7~12日，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保障环境，北京甚至京津冀地区全力以赴，启动了放假、限行、安检升级等措施。快递延迟了，牛奶停供了，暖气暂缓供应了……2000多万北京市民，和这座城，一起历经了10日之变。

## 主人！动迁！

动迁可能是30多年中国之变不变的话题。

在百度卫星地图上，依然能在雁栖湖边找到泉水头村的字样，但已经找不到任何民房。这个村子，就是蔡景林的故乡。“原来家里有一个院子，正房厢房各有几间，整个家族都住在这个村子里。”现在，据他说，那个院子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国际会都的一部分，APEC会议开始之前，蔡景林的父母有时候还会溜达回去看看。

2011年，为了雁栖湖国际会都建设，怀柔区共拆迁了9个行政村，宅基地总面积约16.6万平方米，转非安置人口2000余人，征用集体土地面积5000余亩，其中柏崖厂、泉水头、下辛庄三个村为整建制搬迁，这三个村均位于雁栖湖边。

舍不得离开祖地的村民经过了一番内心挣扎，最后都同意了，APEC会议带给他们期望——“雁栖湖发展起来，整个怀柔都会被带动，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好。”

2年之后，2013年10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赵会民表示，北京将举办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而会议场址则设在北京郊区的雁栖湖。村民们曾世代“栖息”的雁栖湖，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俗称的“APEC会议”，以往基本都是在风景优美的旅游城市举办，目的是展示该国的风景和民俗，如：泰国曼谷、韩国釜山、澳大利亚悉尼、美国夏威夷以及上届举办城市印尼巴厘岛。北京怀柔区雁栖湖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200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

拆迁的村民，包括蔡景林的生活，因为APEC剧变。动迁后，蔡家里得到两套楼房和一笔经济补偿，其中一套三居室，一套两居室。村民同在一个小区，一些人还得到了政府安排的工作，真正从村民变为市民。

整个怀柔都变化很大，街道变得更整洁，蓝色电动出租车在城区大街小巷穿行，“中国式”过马路在怀柔也鲜见。“当了东道主，全世界都看着你，怎么能做不文明行为呢？”25岁的赵振君也曾是泉水头村的村民。

## 名片！出彩！

名片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理想的发展模式。一个地方要发展就要打出一张响亮的特色牌。APEC成为怀柔期待的第二张名片。

“过去雁栖湖叫北台上水库，取名原因是旁边有个北台上村，曾经在水利系统工作，后曾任雁栖湖旅游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刘高明是雁栖湖之变的亲历者。

北台上村现今犹存，是目前距离雁栖湖最近的村庄。会议期间，村口设置了双层安保，第一层由民警和城管组成，第二层则是穿着蓝色服装的村民志愿者。村民们对严格的安保措施颇为理解，自觉警惕，“让怀柔这次能出彩，而不是出事。”

北台上村周边，有不少农家乐和水果采摘园。一户韩姓人家经营着八九亩梨树，家里棉被底下压着今年因为开会和建设游客减少卖不出去的十几筐梨。主人没有抱怨之色，反而憧憬怀柔雁栖湖出名后，这里将会有更多游客，带来的更好销路。

北台上水库于1959年动工，1962年完工，总库容3830万立方米，为雁栖河干流的主要水库，与密云水库属于同期建设，主要为满足北京主城区的庞大用水需求，年供水2000万立方米左右。当年施工时，怀柔还是北京人认为的穷山穷水的农业县，山地较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刘高明就是在怀柔山区里长大的，从部队复员后，在水利系统工作，1978年调到雁栖湖。他印象中，当时的雁栖湖并不为人所知，“湖边杂草丛生，还有野兔，



北台上村，一位小伙子向身后的小姑娘介绍APEC会址方位。

吴凡 摄

APEC会议来了，外国贵客来了。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扫径相迎是我国自古以来待客之道。北京很忙，但不止于打扫，忙着爬一座高山，编织一张大网，孵化一个梦，这梦在雁栖湖底，酝酿着波浪。

物理学上解释，波浪并非眼见的横波，而是重力波和表面张力波的结合。简单说，每朵波浪都是依靠上下左右的力量推动前进。

这波浪，是蓝色的，越推越远，无边无界，很快，会打湿你我的脸庞。

——题记



吴凡 摄

经排在最前面，但也不可能挤上去，车门一开，里面的人像膨胀又突然松口的面口袋，随时漏出。

“后面好像有个大力士，挟裹着气流，像压缩饼干一样，把人压进来。”在车厢里，文先生的身体一直是倾斜状态，脚也是半着地，175厘米身高的他感觉自己可能压着两个人。有数据表明北京地铁上的超载率可以达到180%，就像能坐5个人的车子挤进9个人，还要求人在十几秒内上完车。

褡裢坡是北京地铁六号线东向西方向第四站，这是一个东五环外的小站，周围居民区较少，完全没有商业写字楼，3个站口的地铁指示牌唯一的称得上单位只有定福家园小区，和其他地铁每个出口站口写满标志性建筑相比，非常寂寞。到达位于惠新西街北口附近的单位，文先生必经的换乘站是惠新西街南口站。

在相反的方向，已经接近9点上班时间，文先生终于可以轻松地看着对面由天通苑进城上班拥挤的人们。

11月6日。

正是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一位女士不幸被意外挟裹至两个车门中间，由于人群拥挤，地铁司机不可能看到并未报警的车门中间夹进来一个人。6日晚是部分单位放假前的最后一个下班高峰，这名女子正是为了赶回天通苑的家中，却不幸意外身亡。

11月7日、8日。

北京地铁流量比前两天整体下降10%。道路交通指数则是从3日限行后就从往常的7.8降到了2。

上班的北京零售业主张萱早上八点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北京地铁空无一人的图片，惊呼：“这是北京吗？”图片显示的地址，正是北京地铁六号线褡裢坡站。

11月10日。

早9点，汤女士去长城游玩，在德胜门公交枢纽坐上大巴后预计2小时到达。这是正常的北京速度，如果拥堵可能三、四个小时。不过，以往拥堵的京藏高速一路畅通，10点整，她们就到达了八达岭长城脚下。常年往来于北京市城区至八达岭长城的877路公交车司机感叹，“好日子还有两天”。

同一天，妈妈王潇也感受到了北京的美好，往常，她从位于南五环的亦庄家中出发，带儿子去北五环的一处游泳馆学习，车程时间由往常的一个半小时变成40分钟。不爱旅游的她经常能体验节假日的北京，在节假日中，APEC会议期间放假后交通的宽松只有春节能够“媲美”。

11月12日。

换乘3次公交车，步行5段路，时长3个小时，家住五环外北京金盏地区的市民翟魏最后一次体验了自己的APEC会议期间上班时间。

2006年有车后，他历经2007年试行单双号限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单双号限行，都仅在五环内，在河北燕郊大中电器商场上班的他，从未被限行过。但是这一次不同，涉及全市整个行政区域规划。11月3日，不少

## 拥挤！通畅！

限行，让北京市民体验了两种反差极大的交通状况。每一种，都不是寻常百姓的印象北京。

11月3日。

限行第一天，北京市民文先生的车双号被限行。据北京市交通委统计，从11月3日到6日，公交每日增加约10%的客流，地铁增加5%。

早上7:50，文先生走往北京地铁六号线褡裢坡站。才出门，就感觉到空气中的拥挤氛围，离地铁站大约500米距离的一个路边包子铺排起了长队，队尾一直到了十米开外的公交车站。但附近居民文先生知道，这个路边摊往常食客寥寥。

“三次都没有上去。”第四趟地铁打开门，文先生已

进入车厢，让乘客们纷纷让座。

“今天限行，我只能走路去单位了。”文先生说。

限行期间，北京路面交通通畅得让人“不习惯”。

11月10日，文先生顺利到达单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限行，我只能走路去单位了。”文先生说。

限行期间，北京路面交通通畅得让人“不习惯”。

11月1